

日知錄集釋

冊二

日知錄集釋卷三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

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

詩原
譜注

小雅十六篇爲正經

頌也詩之入樂者也抑以下十二

國之附於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鴟鴞以下六篇之附於豳而亦謂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

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

入樂者也

原注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

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從民勞
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

宣王之大變雅
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

正義曰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

雅而播之於樂如衛獻公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是

雅而播之於樂如衛獻公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是

雅而播之於樂如衛獻公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是

也全氏曰古未有詩而不入樂者特宗廟朝廷祭祀

樂也是以吳札請觀於周樂而列國之風並奏不謂之

風乎亭林於是乎失言况變風亦概而言之庭況列國之

淇澳鄭風之縑衣齊風之雞鳴秦風之同袍同澤其

中未嘗無正聲是又不可不知也汝成案釋文止云

前儒申毛先生誤作申公毛公十月章箋云刺厲王

云者當是伸毛之義非申公毛公也 樂記子夏對

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

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

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

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

至變雅則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時政之得失而邶鄘

以下則太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之所

用也但据程大昌之辯則二南自謂之南而別立正

風之目者非原注大昌字泰之孝宗時人著詩論一

十七篇朱子當日或未見楊氏曰泰之

詩論直云詩十五篇無風之名不但立正風之名之非入
已愚所見十五篇無風之名不但立正風之名之非入
樂載於儀禮之燕禮鄉飲禮及內外傳列國燕享所
歌無論已至魯人歌周樂則十三年則飲魏幽雅祭蜡則
禮籥章迎寒暑則飲幽雅祭蜡則
焉漢末杜夔能記雅樂則伐檀之篇則與鹿鳴騶虞文
王並列十三國變風之樂入樂又歷詩可據也宋程大
昌謂有南雅頌而無特風自蘇氏釋鼓鍾三篇以皆不
入樂豈非妄說乎彼國風見蘇氏釋鼓鍾三篇以皆不
誤矣見小二雅鼓鍾南故程又此謂季札觀樂自邠以
悉矣紀國而不言兼風故知無國風之名不知二南以
傳不但盡得於境內不言兼風故知無國風之名不知二南以
詩不盡得於境內不言兼風故知無國風之名不知二南以
盡得於境內不言兼風故知無國風之名不知二南以
皆得於境內不言兼風故知無國風之名不知二南以
而聞言齊則風決而己且風札聞之較然著矣案呂氏
春聞言齊則風決而己且風札聞之較然著矣案呂氏
人猗兮實始為南土塗山氏女命妾往焉程以作歌曰
名或本於此然呂覽言周公召公取風焉然風也况呂覽
傳信之書耶又曰詩篇皆取風焉然風也况呂覽
教經解云詩不之教也溫柔敦厚樂正立教四教以易良是
詩教樂其旨不同教也溫柔敦厚樂正立教四教以易良是
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其用教詩何樂則弗及焉
也故敘詩者止言作詩之意其用教詩何樂則弗及焉

即鹿鳴燕羣臣清廟祀文王之類亦指作詩之意而言其奏之為樂偶與作詩之意同耳敘自詩者之費樂也意歌詩之法自載於樂經元集傳於正雅諸詩及樂經今已不存則亦無可考矣集傳於正雅諸詩皆欲以樂章釋之或以為燕享通用或以為祭畢而燕或以為樂章釋之或以為燕享通用或以為祭畢而燕殊不知古人用詩於樂不與射鄉之奏二本意相馬端臨文獻通考論之甚悉如射鄉之奏二南兩君相異乎古人之詩教矣朱子嘗其詞裁體仁書言詩之樂作本以立義與己說相違不可解也汝成案陳氏雅樂章以言義與己說相違不可解也汝成案陳氏雅樂說云以文為文世子樂鼓不云鄭氏釋又為南夷樂左傳引杜氏以為南文世子樂鼓不云鄭氏釋又為南夷樂左傳云夷之雅以南文世子樂鼓不云鄭氏釋又為南夷樂左傳四夷之雅以南文世子樂鼓不云鄭氏釋又為南夷樂左傳蓋見齊魯詩即注語觀之薛君南夷古義既同而齊魯詩復列於四夷樂名可見南為南夷古義既同而齊魯詩說益無据

四詩

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豳謂之豳詩亦謂之雅亦謂

之頌〔原注〕據周禮籥章而非風也南豳雅頌為四詩而列國

之風附焉此詩之本序也〔原注〕宋程大昌詩論謂無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卽謂自邨至曹十二國爲風無害〔楊氏曰〕泰之云詩之有風其原誤于左氏荀氏王制之云非所疑也

孔子刪詩

孔子刪詩所以存列國之風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猶古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季札聽之以知其國之興衰正以二者之並陳故可以觀可以聽世非二帝時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風有貞而無淫有治而無亂也文王之化被於南國而北鄙殺伐之聲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詩尚存而入夫子之刪必將存南音以繫文王之風存北音以繫紂之風而不容於沒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漆洧之作夫子不刪志淫風也叔于田爲譽段之辭揚之水椒聊爲從沃之語夫

子不刪著亂本也淫奔之詩錄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風之甚也一國皆淫而中有不變者焉則亟錄之將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鷄鳴相警以勤生也出其東門不慕乎色也衡門不願外也選其辭比其音去其煩且濫者此夫子之所謂刪也後之拘儒不達此旨乃謂淫奔之作不當錄於聖人之經是何異唐太

子宏謂商臣弑君不當載於春秋之策乎

（原注）舊唐書高宗諸

子傳

黃氏曰鈔云國風之用於燕享者惟二南而

列國之風未嘗被之樂也夫子之所言正者雅頌而

未及乎風也

桑中之詩明言淫奔東萊呂氏乃爲之諱而指爲雅音失之矣

真希元文章

正宗其所選詩一掃千古之陋歸之正旨然病其以理爲宗不得詩人之趣且如古詩十九首雖非一人之作而漢代之風略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刪者讀之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何以異乎唐詩山有樞

之篇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綬蓋亦邶詩雄雉于飛
之義牽牛織女意仿大東兔絲女蘿情同車牽十九
作中無甚優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嚴爲繩削雖矯
昭明之枉恐失國風之義六代浮華固當芟落使徐
庾不得爲人陳隋不得爲代無乃太甚豈非執理之

過乎

錢氏曰四朝聞見錄云考亭先生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形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

所陳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餘年所安
管與三代之學校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竊所未安
獨藏其說不與考亭辯考亭微知其然移書求其詩
說止齋荅以公近與陸子靜門辯無極又與陳同父
爭論王霸矣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
人學子講義今皆毀之矣蓋不欲佐陸陳之辯也

何彼穠矣

錢徵士曰傳穠猶戎戎也按說文穠衣厚兒引此詩石經同韓詩作戎按說文

無戎字

山堂攷索載林氏曰二南之詩雖大概美詩亦有刺
詩不徒西周之詩而東周亦與焉據何彼穠矣之詩

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攷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

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

原注洪氏容齋五筆曰春秋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

齊襄公之五年書王姬歸于齊莊公十一年當莊王之十四年齊桓公之三年又書王姬歸于齊莊王爲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卽襄公桓公二者必居一於此矣說者必欲以

爲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乃以平爲平正之王齊

爲齊一之侯與書言寧王同義此妄也

原注毛氏傳平正也武王

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按成王時齊侯則太公而以武王之女適其子是甥舅爲婚周之盛時必無此事逮成王顧命丁公始見於經而去武王三十餘年又必無未笄之女矣

據詩人欲言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則曰齊侯之子

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美韓侯取妻則曰汾

王之甥蹶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

徒有容色之盛而無肅雝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詩人若曰
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王姬之車胡不肅雝乎是
譏之也按此說桓王女平王孫則是其曰刺詩於義
未允蓋詩自邶鄘以訖於檜曹皆太師之所陳者也
其中有美有刺若二南之詩則用之爲燕樂用之爲
鄉樂用之爲射樂用之爲房中樂而鼓鍾之卒章所
謂以雅以南春秋傳所謂象箏南籥文王世子所謂
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東周之後其詩可以存
二南之遺音而聖人附之於篇者也且自平王之東
周德日以衰矣麥禾之取繻葛之戰幾無以令於兄
弟之國且莊王之世魯衛晉鄭日以多故於是王姬
下嫁以樹援於强大之齊尋盟府之墜言繼昏嫺之
風好且其下嫁之時猶能修周之舊典而容色之盛

禮節之備有可取焉聖人安得不錄之以示興周道

於東方之意乎

原注春秋襄十五年書劉夏逆王后于齊亦此意

蓋東周以

後之詩得附二南者惟此一篇而已後之儒者乃疑

之而爲是紛紛之說是烏知聖人之意哉或曰詩之

所言但稱其容色何也曰古者婦有四德而容其一

原注說苑引書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

之所以

故碩人之詩美其君夫人者至無所不極其

形容而野麋之貞亦云有女如玉卽唐人爲妃主碑

文亦多有譽其姿色者

原注洪氏隸釋載郭輔碑云有四男三女咸高賢姣嫵漢

魏間人作已如此

豈若宋代以下之人以此爲諱而不道乎

夫婦人倫之本昏媾王道之大下嫁於齊甥舅之國

太公之後先王以周禮治諸侯之本也詩之得附於

南者以此舍是則東周以後事無可稱而民間之謠

刺皆屬之王風矣況二南之與民風其來自別宣王之世未嘗無雅則平王以下豈遂無南或者此詩之舊附於南而夫子不刪要亦不異乎嚮者之說也

何彼穠矣以莊王之事而附於召南其與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於書一也

其以此詩為有王者之化異于黍離諸篇故特附之召南歟

江氏曰東遷後之詩何以不入王風而入召南

邶鄘衛

邶鄘衛本三監之地自康叔之封未久而統於衛矣

采詩者猶存其舊名謂之邶鄘衛

原注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

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

河內本殷之舊都

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

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

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

於維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雷氏曰周書

克殷曰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與維曰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

殷俾監殷民孔晃于立祿父注云封以鄭祭成湯又

云東殷謂分衛殷其畿內鄘霍三國詩祿父也漢書地理志曰周
既滅殷武庚庸管叔爲殷後又衛分其地尹之詩譜曰武王以封
紂京師封武庚爲紂後又衛分其地尹之詩譜曰武王以封
衛服子慎王自雍紂城而北謂之鄘南謂之衛紂都之西鄭
夾謂武王立衛南鄘在觀扈地恭則史南鄘在紂都之西鄭
志謂武王立衛南鄘在觀扈地恭則史南鄘在紂都之西鄭
凡言武庚之國皆謂此宋殷以前諸說不同也案經傳
在可知此時商之宗廟故牧誓曰故周書厥肆祀弗答祀廟書社
詩曰侮滅紂神祇不祀歌孔注鄭字乃鄘東字之譌卽謂是殷定也
解惟大南謂之鄘以鄘更置一服王皇甫之鄘東字之譌卽謂是殷定也
追近河不容更置一服王皇甫之鄘東字之譌卽謂是殷定也
懷之以殷城書曰建管叔監于東建蔡叔處西紂近殷都志
又云以殷城書曰建管叔監于東建蔡叔處西紂近殷都志
霍叔處之實與武庚蓋一叔監于東建蔡叔處西紂近殷都志
百五處里故詩之變風首列鄘孔都注亦云霍叔相一
祿父也惟管叔共相者乃理叔侯受其命制鄘故叛下周降之始注從
末減書云惟管叔共相者乃理叔侯受其命制鄘故叛下周降之始注從
云霍叔相者乃武王伯之三年監正月朔封之命三監在十竹
書命管叔相者在武王伯之三年監正月朔封之命三監在十竹
年四月月初又曰三監傳謂中三有霍叔武庚無霍叔非是
疑者漢書志及書僞傳謂中三有霍叔武庚無霍叔非是

三名以各冠之而非夫子之舊也

原注觀小雅六笙詩毛公頗有升降

黍離之篇毛公以爲王齊詩以爲衛則知今詩之次序多出於漢儒也新序黍離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

而攷之左氏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爲之

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

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而襄公三十一年北宮

文子之言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詩今爲

邶之首篇乃不曰邶而曰衛是知累言之則曰邶鄘

衛專言之則曰衛一也猶之言殷商言荆楚云爾意

者西周之時故有邶鄘之詩及幽王之亡而軼之而

大師之職猶不敢廢其名乎然名雖舊而辭則今矣

原注若據漢書言遷邶鄘之民於維邑則成王之世

已無邶鄘魏源曰左氏載季札觀樂爲之歌邶鄘衛

曰美哉連而不分視爲武公之歌唐爲之歌魏判然二國

者殊例是邶鄘衛之不可分猶曰殷商曰荆楚故北

宮文子引今邶風柏舟威儀之語以爲衛詩毛公分

符一國爲三蓋徒因簡編過大而未念其名實之不相
則此魯詩必列於不衛風而不列入王風之首矣鄭箴
膏肓之詩而不及當次諸民各從其後矣此王則東周
平王之詩而不及當次諸民各從其後矣此王則東周
也國風之詩而不及當次諸民各從其後矣此王則東周
刺魯莊之詩而不及當次諸民各從其後矣此王則東周
之詩何先以鄭伯有善于鄩公者以取其國而遷鄭焉
處于野留莊公死祭仲將往省于留云云此即鄭桓公
寄野與賄于鄩而得其國旋以留爲下邑而王鄭桓公
皆有麻彼留子嗟之詩所爲作也邱中與縑衣之詩
皆鄭桓公爲王朝卿士時小惠要結周民說而歌之
爲哀息君之詩正以鄭桓公同列王風之末故魯詩以大車
周人所詠之詩同殿乎王風毛以邱中縑衣二詩一
繫之王所詠之詩同殿乎王風毛以邱中縑衣二詩一
遂并大車邱中有麻之詩凡爲周民詠鄭息者皆不
知所指何事離之兩傷較然明矣此異於魯詩公羊
者也

邶鄘之亡久矣故大師但有其名而三國同風無非

衛人之作檜原注左之亡未久而詩尚存故別於鄭

而各自為風匪風之篇其西周未亡之日乎原注曰誰將西

歸是鎬京尚存故鄭氏譜以為當夷王厲王之時蘇氏以儉詩皆為鄭作非也

邶鄘衛三國也非三監也殷之時邦畿千里周則分

之為三國今其相距不過百餘里如地理志所言於

百里之間而立此三監又并武庚而為一監皆非也

宋陳傅良原注止齋集答黃文叔書以為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

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

山也其地緜廣不得為邶鄘衛也汝成案三詩皆言衛事故班氏謂之

同風其不當分為三名甚明馬永卿曰邶鄘衛在王風黍離之前存前代後也與雷氏言正合若然則康

叔既封猶標其地是初為三國非三監明矣

黎許二國

許無風而載馳之詩錄於鄘黎無風而式微旄丘之

詩錄於邶聖人闡幽之旨興滅之心也